

魯迅傳



2 031 9925 2

007076

魯迅傳

王士菁 著

傳記叢書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發行



178•T14•25K•P611•\$26.00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一九四九年二月第一版
一九五〇年四月第三版
大華印刷所承印
上海造10001—15000冊

• 總 管 理 處 •

北京西總布胡同二十九號

• 各 地 分 店 •

北京王府井 上海南京路 瀋陽太原街 廣州永漢路

天津 濟南 西 安 長 沙 開 封

香 港 大 連 哈爾濱 重慶 漢口

魯迅傳序

景宋

魯迅傳在中國印行的有一種日人小田嶽夫寫的譯本。而直至現在，魯迅逝世了十一週年的時候，纔看到這一本是自國人寫的，即此一點，也可以說彌補了多年的缺憾。

日譯本魯迅傳未出版前，確曾有先睹之榮，也曾借予幾本魯迅著作以爲查檢一些引證魯迅作品的文字。但不知怎的，在「文藝春秋」介紹時編後記裏就硬被說是「許廣平校訂」的了。與之交涉：這不能算「校訂」，因爲我並沒有拿日文與譯本對校過，並且要求下一回予以更正。待到次一期的「文藝春秋」到手，翻開編後記一看，那更妙了，大意是說：魯迅傳許廣平並沒有從日文對校，不過是她校訂的。這是什麼話？自己不懂得日文，而却不怕汗顏冒充什麼大名流來掛一個校訂的榮耀麼？那時是日本人統治的世界，我沒有可以發表更正之詞的地方，一直容忍着。直至開明書店出版單本的時候，也仍然照樣登廣告說是我「校訂」的。但是我又犯不着爲這一點點小事來特別寫聲明，感謝這一本魯迅傳要我說幾句話，因而順便連想起來，作從我自己手裏洗掉被偷冒校訂之名的良心上數年來的不自在。

日譯本早先曾由柯靈先生向我提起，是否可以替它出版？我的答復是：那本書，原著者有若干主觀之見，拿來放到魯迅身上，這是不大好的。第一點，他看到中國文藝工作者，好一點的都往西去了，沒有肯替他們做漢奸，因此頗有微詞，尋根究底，似乎尋到魯迅身上，被推崇爲他的關係，因而

說戰爭發生之後，中國文人把魯迅當作文化戰神云。這太抹煞各文藝工作者自己崇高的認識，我不同意。其次是：大多數日人強調認為魯迅的攻擊時弊，是對某一個負責者的斥責，是反對他。藉此作掩飾，辯護，以為某人也被魯迅所反對，無怪日本要為民伐罪，深入中國了。這是非常惡毒的寫法，在那時候。魯迅的攻擊對象，有時固然找一個人物以代表某一集團，如陳源之與現代評論派。但是對於普遍的惡劣情形，以至無須拿具象事物即可以了然於中國政治的昏亂，則不是一二人而是一大羣連某人也在內的集體作。不過其間有程度深淺之不同罷了。廣泛些說，也可以與階級，思想，制度有關的。因此我以為小田氏的寫法，是隨着戰爭環境，一如其他日人的通例，統統在戰爭時期，為日黷武主義者借詞解脫。在抗戰時代。我們替他出版，是不大好的。待到譯者把譯文給我看的時候，曾經把這一點頗為重要之處說明了，似乎譯本出版，多少刪掉了一些。

勝利之後，有機會看到這本真正自國人寫的魯迅傳。他把中國歷史發生的重要事件和魯迅生平經過，從頭正確地，客觀地尋找出它的所以然。惟其如此，纔能了解魯迅行文，處世的真意。這正是我多年心裏所願看到的，而希望竟在眼前實現，這一歡欣鼓舞，是不能言語形容的。

魯迅活着的時代，正是中國人民從睡夢到覺醒，從死的古文到活的白話文，從被征服到掙脫枷鎖，從帝國主義的統治高揚到人民起來自主。凡這些，魯迅生息其間，吸收其滋養，在這國土裏發芽茁苗。即是一棵稻苗吧，當然有秕稻從旁擠軋，那是毫不不足為奇的。然而人們還是要稻苗存在，因為這是人類所需要的。魯迅著作的存在，一如稻苗，因為是人類所需要，所以值得研究。而這魯迅傳

是提供我們研究這作家所代表的時代，爲人類所需要的一部分歷史過程，而作者王士菁先生却把握到這些，凡我們所願意知道的，都盡力告訴給我們了。

本書的小疵不是沒有。據我看：有些地方略嫌引證過多，如魯迅原著，幾乎大家都容易看到，無需連篇引證的。至於別人攻擊的文字，引證出來，可以豐富讀者的另一觀感，未爲不可作研究的資料，但倘使對魯迅批判得不甚確當，甚或含有若干主觀，意氣存在，反而無意中有使研究主題淆混之嫌了。

我學植甚淺，或未能盡窺作者全意。大致說來，個人認爲這本書總算值得一看，的確爲中國人自己寫出來的，到現在爲止，比較客觀的一本魯迅傳。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九月二十四日

目次

序（景末）

第一章 幼年時代

一歲至十三歲……………

第二章 從小康人家而墜入困頓

十三歲至十八歲……………

第三章 走出了「狹的籠」

十八歲至二十二歲……………

第四章 在日本

二十二歲至二十九歲……………

第五章 回到故鄉

二十九歲至三十一歲……………

第六章 沉・默

三十二歲至三十八歲……………

第七章 吶喊與彷徨

三十八歲至四十六歲……………

第八章 廈門——廣州——上海

四十六歲至四十七歲.....三三

第九章 被圍攻

四十七歲至五十歲.....三三

第十章 真理・光明・力量

五十歲至五十六歲.....三一

後記（建人）.....二七

插圖目次

一八八一——一九三六魯迅先生像.....正文前

日本仙台醫學專門學校.....四四

廿四歲時的魯迅先生.....四〇

先生慈母周太夫人.....一〇四

先生手畫書面圖案之一.....一三

先生手畫書面圖案之二.....三七

先生手畫書面圖案之三.....三九

一九三六年十月在青年會木刻展覽會.....四四

先生遺容（一九三六・一〇・一九）.....五三

第一章 幼年時代：一歲至十三歲

——一八八一——一八九三——

「會稽境特多名山水：峯嶸隆峻，吐納雲霧，松栢楓柏，擢幹竦條，潭壑淵澗，清溪激湍，流瀉注於子敬見之，曰：山水之美，使人應接不暇。」●

在這樣的一個自然環境裏，襯托着這秀麗的山光水色，並且使得這山水增加光彩的，更有許多前聖先賢的偉蹟和義女俠士的遺烈。後來的人們對此往往低徊流連不能去，熱慕着，傾慕着，由此，更油然而生怎樣地去繼承、去發揮前人的豐功偉業，爲人類底歷史再添寫些比前人更輝煌而顯耀的新頁。

和中國別個地方一樣，也許更要精彩些，豐富些，在魯迅底故鄉也被保留下來許多史實和傳說：

「舜上虞人。去虞三十里，有姚丘，卽舜所生也。」●在中國傳說中最古的人物中，舜是首屈一指

耕，用自己的勞力換取衣食的聖人，便生在這裏。又：「舜橋，舜避丹朱於此。百官從之，故亦名百官橋。」●對於自己的勞動領袖，老百姓們是擁護的。

「會稽山在縣東南，其上，石狀似覆釜，禹夢元夷倉水使者，卻倚覆釜之上是也。」^①又：「郡有禹穴，案漢書司馬遷傳云：上會稽，探禹穴。又有禹井」^②相傳禹是治平洪水，爲中華民族開闢草萊的第一個大聖人。又：「禹葬茅山，有聚土平壇，人工所作，故謂之千人壇。」^③這便是民衆對於民族英雄的酬勞。然而，他們對於暴君却又有另一種待遇，「始皇崩，邑人刻木爲像祀之，配食夏禹。後漢太守王朗，棄其像江中。」^④專制暴君的淫威雖能震懾人民於一時，可是這股憤怒的火燄到底終有發作的一天。

「嚴光一名遵，字子陵，與世祖俱受業長安。建武六年，下詔徵遵。設樂陽明殿，命宴會，論故舊累日，拜爲諫議大夫。莫留宿，遵以足荷上，其夜，客星犯天子座甚急。明旦，太史以聞，上曰：此無異也。昨與故人嚴子陵俱臥耳。」又：「光武嘗出南郊，嚴遵曳長裾，持鹿扇，住立不動。天子下車，揖而別。」^⑤後來，他一個人到富春江，披起羊裘釣魚去了。不爲統治者幫忙或幫閒，這是何等骨氣！「董黯字孝治，句章人。家貧，採薪供養。得甘果，奔走以獻母。甚肥。說鄰人家富有，子不孝，母甚瘦小。不孝子疾黯母肥，常苦辱之。黯不報。及母終，負土成墳，鳥獸助其悲號。喪竟，殺不孝子置冢前以祭，詣獄自繫，會赦得免。」^⑥士可殺不可辱，這種反抗精神是越人的特色。

「孝女曹娥者，上虞人。父盱，能撫節按歌，婆娑樂神。漢安二年五月五日，於縣江迎伍君神，沂濤而上，爲水所淹，不得其尸。娥年十四，號慕思盱，乃投瓜於江，存其父尸曰「父在此，瓜當沉」。旬有七日，瓜偶沉。遂自投於江而死。三日後，與父尸俱出。」^⑦小兒女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默默地追求自己的理想，實踐自己的懷抱，較之開口忠孝，閉口節義的王公大人，爲何如呢！

這才是民族的光輝，山水的精靈，後來者的榜樣。

二

隨着時序的遷移，歷史走向牠應該走的方向和道路。十九世紀的四十年代帶給了中華民族苦痛和災難，從此，中國人民大眾便踏入艱苦的鬥爭裏。

在魯迅出生前四十年，中國爆發了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情——一八四〇年的中英鴉片戰爭。以這一戰爭作為起點，中國人民逐漸地被迫着走入被榨取被剝削的殖民地化的陷阱裏。這之前的中國社會的經濟結構是一種比較落後的封建主義的形態，統治在人民頭上的是滿清政府的皇帝和官吏，滿清皇帝是最大的地主，官吏們是他的幫手。人民則是他們的奴隸。自從一八四〇年的鴉片戰爭前後這一時期起，整個的中國歷史進程起了一種本質上的變化。英國軍艦後面帶來的不僅是鴉片和其他的商品，而且還有更重要的東西：我們古老的國度從來沒有看見過的希奇古怪的「資本主義」，牠促使着整個的中國封建社會解體，強迫着中國農村走向崩潰的道路，把牠的勢力儘量地伸展到每一個封閉着的角落去，牠想要使得封建主義隸屬於牠。

起初，滿清帝國對於這外來的力量，還拚死拚命地抵抗幾下，結果是不上三個回合，於是就碰得焦頭爛額，再也沒有勇氣去嘗試了。於是就伏伏帖帖地跪倒在洋大人的腳下搖尾乞憐，恭而敬之地獻上降表，並且把人民大眾的利益當作他們的稱臣納貢的禮物；牠把統治的寶座讓給外來的主子，而牠自

已却退居於奴隸總管的地位，藉此而揩油以自肥。事實上，在外來的資本主義戰勝了土著的封建主義之後的滿清政府，牠祇不過是國際財神爺們在中國代為收稅的最大的唯一的機關而已。牠除了壓迫和榨取勞苦大眾之外，牠是什麼本領都沒有的，然而，牠却擺出一個空架子，掛着一面空招牌。

資本主義的，封建主義的這兩種錯綜複雜的經濟形態，相反而實相成地從那個時候起一直到現在繼續着，矛盾着，發展着。

舊的日子不會再回來了。新的時代和新的人正邁向着中國人民。

三

一八八一年九月二十五日（按中國的舊曆是清光緒七年辛巳八月初三日），魯迅在浙江省會稽縣（後與山陰合稱紹興縣）周家誕生了，名樟壽，字豫山，因為豫山讀音和『雨傘』相似，不好聽，不久便改為豫才。『魯迅』是他後來在一九一八年發表小說，登載在當時的新青年雜誌上的筆名。『這周姓人家，原籍湖南道州人，在這裏已經住了十四世，』●●最初搬到紹興來的祖先似乎是農民，●●定居紹興之後，子孫漸漸興旺，分為若干房，住在不同的地方，其中有一房住在紹興城東的覆盆橋附近的，就叫做覆盆房，此外還有清道房和竹園房等。覆盆房起初只有一家，後來人口多了起來，又分作三房：致房、中房、和房。致房的大部分移住在城內東昌坊口的一所房子裏，叫做新台門；魯迅就出生於新台門這一支裏。

紹興周家起初是沒有錢的，後來才慢慢的富有起來。但不久就窮了下去。及至魯迅出生時，他家只有四五十畝水田和少許店面房子，但是，生活還不成問題。祖父介孚公在北京做官，家裏有曾祖母、祖母、祖父的妾、姑婆、父、母、庶出的叔，及姑母二人，稍後又有弟三人（四弟早死），妹一人（亦早死）。父伯宜公『是讀書的；母親姓魯，鄉下人，她以自修得到能夠看書的學力。』●●●

因為魯迅在周家是長男，他的父親怕他沒有出息，養不大；所以不到一歲便領他到附近的長慶寺里，拜了一個和尚爲師，取個法名叫做『長庚』。●●這和尚給他一件百家衣——『衲衣』，這『衲衣』在理論上是應該用各種破布拼成的，而他的卻用橄欖形的各色小綢片所縫就，非逢喜慶大事不許拿出來穿。此外，還有一條稱爲『牛繩』的東西，上掛零星小件，如曆本、鏡子、銀篩之類，據說是可以避邪的。

這位師父是個瘦長的個子，瘦長的臉，高顴骨，細眼睛，留着兩綰下垂的小鬍子，是一個與別的和尙不同，在封建社會中頗爲出色的人物，大家稱他爲『龍師父』。

在家裏照顧魯迅的是一位生得黃胖而矮的女人，魯迅的祖母叫她『阿長』，家裏的人則通稱爲『長媽媽』。●●她是個粗齒而淳樸的鄉下女人，沒有什麼知識，但是他却知道一些莫名其妙的禮俗和禁忌。夏天夜裏，她躺在床上伸開兩手兩腳，_能成一個『大』字，把魯迅擠到席子的一角，沒有翻身的餘地，推她呢，不動；叫她呢，也不聞。

平時，她的規矩多得很；她不許魯迅走動，拔一株草，翻一塊石頭，就算是頑皮了，要告訴他的母親去。

一年中最高興的日子，自然要算除夕了，辭歲之後，魯迅從長輩那裏得到的壓歲錢，用紅紙包着，放在枕邊，只要過一夜，便可隨意使用。他睡在床上，看着紅紙包，想到明天買來的小鼓、刀鎗、泥人、糖菩薩，……他真高興極了。長媽媽走進來，又在魯迅的床頭放了一個福橘。

「哥兒，你牢牢記住！」她極其鄭重地說，「明天是正月初一，清早一睜開眼睛，第一句話，就得對我說：『阿媽，恭喜恭喜！』記得麼？你要記着，這是一年的運氣的事情。不許說別的話！說過之後，還得吃一點福橘。」

她又拿起那橘子來，在魯迅眼前搖了兩搖，又說道：

「那麼，一年到頭，順順流流，……」

夢裏也記着元旦，魯迅第二天醒得特別早，一醒，就要坐起來。長媽媽卻立刻伸出臂膊，一把將他按住，像有所要求似的搖着魯迅的肩頭，魯迅忽然想起了——

「阿媽，恭喜……」

「恭喜恭喜！大家恭喜！真聰明！恭喜恭喜！」她於是十分歡喜，笑了起來，同時將一點冰冷的東西，往魯迅嘴裏一塞，他大喫一驚之後，也就忽然記起福橘。元旦開始的磨難過去了，然後，他才可以下床玩耍。

此外，她又教給魯迅一些道理，例如人死了，不該說死掉，必須說：『老掉了』；生了孩子，死了人的屋子裏，不應該走進去；飯粒落在地上，必須揀起來，最好是喫下去；晒褲子用的竹竿底下，是萬不可鑽過去的……。

她講起故事來，也是希奇古怪的。她說：先前「長毛」（她所講的「長毛」不單是指太平天國的軍隊，而且連後來的一切盜匪都在內）時候，魯迅的一家人都逃到海邊去了，只留一個看門的和一個煮飯的老媽子看家。「長毛」進門來，老媽子嚇慌了，叫他們「大王」，並且訴說自己的飢餓。「長毛」笑道：「那麼這東西就給你喫了罷！」說着將一個圓圓的東西擲過來，還帶着一條小辮子，那正是看門的人底頭。煮飯的老媽子從此被駭破了胆，後來一提起這事，就立刻面如土色。長媽媽說時她自己輕輕拍着胸脯說：「阿呀，駭死我了，駭死我了，……」

「像你一樣的小孩子，」她又對魯迅說：「長毛也要擄的，擄去做小長毛。還有好看的姑娘，也要擄。」

「那麼你是不要緊的。」魯迅以為她一定最安全了，既不做看門的，又不是小孩子，也生得不漂亮。」

「那裏的話！」她嚴肅地說，「我們就沒有用？我們也要被擄去的。城外有兵來攻的時候，長毛就叫我們脫下褲子，一排一排地站在城牆上，外面的大礮就放不出來；再放，就要炸了！」

出於意料之外，她還有這麼偉大的神力，對於她，魯迅更起了特別的敬意。這敬意一直被保持到魯迅發現了她踩死他的那隻心愛的隱鼠，才逐漸地淡薄下去。

魯迅在小時候，是非常喜愛老鼠的，尤其是小形的，不很怕人的隱鼠。①祖母她們雖然常恨鼠子們嚙破了箱櫃，偷喫了東西，但魯迅卻以為這算不了什麼大罪。他的床前貼着兩張花紙，一張是「八戒招贅」，滿紙長嘴大耳，很不雅觀；另一張是「老鼠成親」卻很可愛，自新郎、新婦以至債相、賓客、

執事，沒有一個不是尖腮細腿，煞像讀書人的模樣，但穿的都是紅衫綠褲。那時，魯迅想道：能舉辦這樣盛大的婚禮儀式的，恐怕只有這些他所喜歡的隱鼠了，他非常神往於這件事。舊曆正月十四日的夜裏，他不肯輕易就睡，却等待着隱鼠們的儀仗從床下出來。然而，他只看見幾個光着身子的隱鼠在地面上遊行，不像是正在辦着喜事的样子，可是他還要等，一直要等到熬不住了，這才快快睡去，一睜眼卻已天明，到了燈節了。

在平時，隱鼠是在地上跑來跑去的，有時跑到人的面前來，緣腿而上，一直爬到膝裸。若是把牠放在飯桌上，牠便檢喫些菜渣，舔舔碗沿；放在書桌上，則從容遊行，看見硯台便喫這上面研好了的墨汁。這使魯迅感到非常高興。有一天，魯迅像若有所失似的，忽然大半天沒有看見隱鼠，長媽媽恐怕他等得太苦，走來對他說道：隱鼠在昨天晚上被貓喫掉了。魯迅感到十分惋惜。事後，差不多有大半年了，他才偶然得到一個消息，知道那隱鼠其實並非被貓所害，而是牠緣着長媽媽的腿向上爬，却不料被她一脚踏死了。這事使得魯迅非常生氣。

魯迅的祖母也是魯迅一位好朋友。夏夜，魯迅躺在一株大桂樹底下的小板桌上乘涼，祖母搖着芭蕉扇坐在桌旁，一面搖着一面講故事給他聽，或是叫他猜謎語。

『你知道麼？貓是老虎的先生。』一天夜裏，在桂樹上忽然發出了沙沙的聲音，在他們的頭上的樹葉裏貓兒的爪子搔着樹皮，那一對閃閃的眼睛也在暗中隨聲而下，他們在大喫一驚之後，祖母把話頭引向了貓的故事，說：『小孩子怎會知道呢，貓是老虎的師父。老虎本來是什麼也不會的，就投到貓的門下來。貓教給牠撲的方法，捉的方法，喫的方法，像自己的捉老鼠一樣。這些教完了；老虎想，本領都

學到了，誰也比不過牠了，只有做過牠老師的貓還比自己強，要是把貓殺掉，自己便是最強脚色了。牠打定主意，就上前去撲貓。貓是早知道牠的來意的，一跳，便上了樹，老虎卻只能眼睜睜地在樹下蹲着。貓還沒有將一切本領傳授完，還沒有教給牠上樹。」

魯迅聽得很出神，直到夜色更加黯然，桂葉瑟瑟作响，微風吹動，想來草簾定已微涼，他便進屋子裏睡覺去。

有時，祖母又對他講「水滿金山」的故事。●●

「有個叫作許仙的人救了兩條蛇，」祖母說，「一青一白，後來白蛇便化作女人來報恩，嫁給許仙了；青蛇化作丫環，也跟着。有個和尚，法海禪師，得道的禪師，看見許仙臉上有妖氣，——凡討妖怪做老婆的人臉上就有妖氣，但只有非凡的人才看得出，——便將他藏在金山寺的法座後面，白蛇娘娘前來尋夫，於是就「水滿金山」。」

「後來，白蛇娘娘終於中了法海的計策，被裝在一個小小的鉢盂裏，鉢盂埋在地下，上面造起了一座塔來鎮壓她，這塔就是豎在西湖的雷峯塔。」

那時，魯迅聽了這個故事，心中很不舒服，他深怪法海和尚多事，爲白蛇娘娘抱着不平，他的唯一的希望，就是這鎮壓着一個美麗的靈魂的雷峯塔快些倒掉。

據說：這次「水滿金山」，人民被淹死很多，玉皇大帝也怪法海多事，以至荼毒生靈，於是想要拿辦他，他逃來逃去，逃到蟹殼裏避難，不敢出來，一直到現在還是如此。秋高稻熟時節，吳越間所多的是螃蟹，煮到通紅之後，無論取那一隻，揭開背殼來，裏面就有黃，有膏；倘是雌的，就有石榴子一般